

烽烟之旅 (二)

——粵漢路疏散歷險記

陳智涵

惡劣司機逐客下車

逃難的步行者，擠滿韶興公路，他們大多數是北部各校的學生，由老師帶領作行軍式分二路前進，路的當中留空以便行車，秩序井然。人羣中還有一些是屬於家庭組織，自然有男女老幼，這些步行者雖然是自携行李，態度却表現得相當從容，安步當車。這種好現象起碼不會因緊張而影響體力，而亂了方寸。我看看自己所乘的那部汽車，只載了八成的乘客，心裏忽然想起一個問題：「司機為何不把車子停下來，載滿那些步行者？」李漢魂主席不是用電話指示過，要大坑口疏散單位，負責把逃難者用車運走嗎？「負責指揮的人不力，司機又不遵守命令」，這就是疏散沒有收到預期效果的原因了，可歎！

我所坐的那部汽車，大概走了一個鐘頭左右，忽然停在一個小村莊的路旁，大家都以為汽車要加水，或者是司機要小歇一下，怎麼曉得司機竟匆匆忙忙的走到車尾，打開了車門，向我們大聲嚷着：

「你們統統下車，快點下來……。」這種近

乎命令式的叫喊，使得大家都以為發生了什麼事，紛紛的跳下汽車，人還沒有站穩，又聽到司機的第二道命令：

「快把你們的行李拿下來，我的車子還要趕回大坑口，去接運留在那裏的人……。」

我們覺得他言之成理，如此做法是應該的，我們坐疏散車已經離開了危險地區了，大家都覺得心滿意足；於是七手八腳的合力把車上所有的行李搬下來。司機眼看行李卸完了，馬上把車尾的門關好，再走到車頭上了車，發動了馬達，車頭也沒有調轉，一溜煙的揚塵而去。當我們清醒了之後，才明白是什麼一回事，狠心的司機在半路上逐我們下車，為的是他要利用空車，好得在沿途擒鴿鵲（高價載乘客）的原故。

這羣被汽車拋棄的逃難者，有的僱了村裏的挑夫，解決了行李問題，有的自携行李又開始步行趕路了。我原先用來挑行李的那條竹竿，早就沒有帶上車，所以那時只好雙手齊用拿着那兩包僅有的物資，亦步亦趨的跟着大隊。雙手拿着行李，要走三十里路到翁源，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萬一因為行李的累贅而落伍的話，更屬危

險，我邊走邊想，總要有一個携行李的省力辦法。

心裏老是為這兩件小行李而煩惱，在一次休息的機會，我在路旁的一間廁所的壁中，拔取了一根扁平的茅竹，用來充作擔竿，雖然不斷的嘀咕着自己：「不問自取，是為偷也」，但是我那裏去找到廁所的主人，向他買那條竹竿？情勢所逼，我就只有「自取」一途了！我用竹竿挑起了那兩件小行李，加速了脚步追上了大隊。

用肩挑東西，總比用手來提省力得多；可是又發生了另一種不舒服的感覺，對我一陣陣的加重。

原來我在前一天下船的時候，為着禦寒，竟穿上全副冬裝，穿的是長棉襖外加毛呢大衣，到那時一直沒有脫過。如此的穿著，要挑着東西趕路，難怪不停地汗流浹背。我只有脫下大衣，把它挑着繼續前進，可是過了一刻，汗水仍然像下雨一般，一滴一滴的沿頰而下。那時我才明白，這身的汗水是因為肚子餓而逼出來的，算算時刻，我從上一天清晨吃過東西，一直沒有再吃過一頓飽的，難怪身體的熱能不足而虛弱出汗了。

疲奔翁源形容憔悴

我拖着疲乏的脚步，沿着通往翁源的公路行行復行，公路兩旁先是山坡，轉了一彎就可以看到水田和遠遠的天邊；太陽早已西斜，天上晚霞開始出現，雖然十分吸引，但是在那時已引起這羣逃難者的欣賞興趣，我們的眼睛再沒有多餘的精神，去爲讚美大自然而投下一瞥了！偶爾遇到幾個牽着耕牛，行色匆匆的農夫，他們很像不是從田裏回家，也許是要把耕牛疏散到別處去的。說來也是在逃難，難怪當我們向他們打聽翁源的路程的時候，他們都表現出懶得回答的樣子；只用手指指下坡的地方，算是盡了「本地人」答復問路者的義務了！

我們在中途下車的地方開始走路，大概過了五個鐘頭的樣子，終於在公路下坡的地方，看到一處有密集的房屋圍着一個大廣場，廣場停放着數不清的車輛，大家會意翁源在望，好不高興，不覺歡呼起來，等到我們踏上車站邊緣的時候，已是夜幕已降，萬家燈火了！

到達翁源趕緊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尋找母親，我訪遍了那裏所有的旅館，看是否有糧政局的眷屬們住在那裏，因爲母親是同她們一道的，可是在車站一帶的旅館都沒有她們的踪跡。事情是如此的使我失望，我想着母親因女兒不在身邊，會覺得前途茫茫的樣子，就教我焦灼不安。那時我精神恍惚，拖着疲累的步伐，漫無目的的游走，後來就楞在一間飯館的門前，不想再動了。飯館裏的伙計很客氣的出來招呼我入座，又殷勤

的問我要吃些什麼？我隨便要了碗肉絲麵，跟着又發呆起來了。我獨自坐在靠近樓梯的一張桌子，旁邊擺放着那兩件小行李，那時的我，想必是形容憔悴、顏色枯槁；也許已不成形了。否則爲何店裏的食客和通過樓梯的人們，都投給我一瞥驚奇的眼光；甚至有些好奇的人，很像快要開口向我發問的樣子，也許是他們對我的狼狽樣子而引起關切。我見他們的態度都是出於善意與關懷，難道他們要幫我尋找母親嗎？我目光散漫的回報他們一眼，在無意之間發現一個似曾相識的老太太。我正要「啊」的出聲的時候，她已走到我身邊跟我招呼了。我忽然想起來了，她正是跟我同船到大坑口，青年團的那位張視導的丈母娘陳老太太。那時也許她已經知道我焦急的原因，所以我還沒有開口向她打聽母親的下落，她就一五一十的告訴我，關於我母親的行踪——「她已經跟着同車的人，繼續前進了。」她還安慰我，要我不掛心，因爲同車的也有我家的相熟。這真是一個好消息，我聽了之後，心中如放下一塊大石頭，謝過了；我就開始吃那頓一天中最愉快的晚餐；餓着肚子三十多個小時，能順利吃得下的一頓晚餐。

難民堆裏母在何方

我會見了陳老太太的女兒張伯母，向她打聽了這一站的疏散車程，她很客氣的留我在她處休息一晚，第二天再走，我爲着要立刻趁車去尋找母親，只好對她的好意婉謝了。

我重新轉入那人潮洶湧的車站廣場，覺到那

片熱鬧的氣氛掩沒了一切，這種情景假如是當地的什麼廟會，什會遊行所造成的話，那該是多快樂的一件事。可惜這羣逃難者都是行色匆匆，爲着國愁、家散，心中有訴不完的苦楚。翁源，這樣由時局造成，人爲的熱鬧夜景，送給大自然的黑夜去吞食它吧！

翁源站的指導疏散工作，井井有條的進行着，沒有半點凌亂，車子一輛一輛的次序地排列，人上滿了就開車東行。乘客們既不用乘車證，又不問身分都可以自由上車，所以聽不到司機與乘客的爭吵，更看不到司機撒野勒索的面孔，一切進行是如此順利，氣氛是如此和諧；雖然戰火已燒到眉睫，但是火藥的氣味無形中已被濾過，教人吸了也不會有窒息之感。這一站的疏散指揮者，不知是誰？工作做得如此圓滿，在大衆的評鑑中，能得到滿分是絕無疑問的。

車子開行之後，我靠着行李打盹，朦朧中覺得車子總是在上坡，而且聽到它發出「世、世、」的歎息，又像聽到它嗚着「我不上，我不上」的抗拒聲。幸好那位有耐性的司機先生，是一個有經驗的好駕駛，他帶着老爺車前進，像攙着老人一樣的慢慢遲遲；有時認爲它太累了，就讓它休息一會，待它喘過氣之後再行前進。

晚上十時安抵龍仙，只見車站一帶燈光點點，模糊的顯出山城的輪廓，大街上的商店仍燈火通明，像在歡迎這羣不速之客。我提着行李默默而行，心情跟在上一站尋找母親時的情形沒有兩樣，我知道從大坑口來的車輛，必須在這一站停留一宵，因爲這站再過全是山路，在夜間是不好行

車的，母親和同車的人那時是住在鎮上，是毫無疑問的了。但是在那裏找到她們？我尋遍了大街小巷的旅店，都找不到她們的踪影。也許母親和同車的人，因旅店客滿而改住民房？我的天！鎮上民房這麼多，我不能在這深夜裏，去敲打人家的門，探問母親的下落。所以耐心的沿着內街行走，心裏老是想發現些什麼奇跡。正當我被一間民房門口的燈光吸引著的時候，見到那間房子走出來一個人，她竟然是我的同學方郭仙，原來她是住在裏面，因有事情要在門口尋找房東，這樣跟我期不期而遇，教我好高興。她曉得我尋母的狼狽情形，就勸我在她家住的地方先休息一晚，第二天再想辦法。我那時心焦如焚，沒有「休息」的閒心了，只有把行李寄放她處，再次轉入大街，在沒有希望之中去碰碰尋母的運氣。

我手上雖然離開了行李，但步履也不覺得輕鬆，因為夜深了，寒霧襲人，精神大受影響。那冬夜的北風也無法吹散我的倦意，我帶着疲累的脚步走進了一家賣粥的攤子，坐在最後的一個座位。心想自己也許需要一碗熱粥振振精神。時間不知過了多久，我見同來吃粥的人，一個個的先後吃飽離去了，只有我仍然坐在原處等着。原來這個賣粥攤子生意太好了，當伙計每次送粥的時候，食客都要自己上前去取（搶），這一來，伙計怎麼曉得坐在最後的我，正餓得發慌，終於於我不得不走到火爐旁邊，特地告訴老板：

「這一碗該給我了。」

「請坐、請坐；馬上就送上……。」老板沒有瞧我一眼，就這樣說着。我看見他們的確忙得

不可開交，只好走開，但不是回座位，而是走出了攤子，站在路上。我把茫然的視線投在每一個過路者的身上，心裏不停的祈求母親快些出現，甚至自言自語的呼喚母親——「母親，你在何方？」

母女重逢恍如一夢

那時雖然是深夜，因為這個山城突然湧來了這麼多的過客，所以大街上仍熱鬧未散，行人如梭，我目不暇接的用眼睛迎送他們，為的是希望能有人羣中發現母親。這樣待在路邊大概有二十分鐘的光景，忽然看到遠處有一個婦人，她低頭沉思，蹣跚而行向着我這邊走來，我再用眼力看清楚她的姿態、服式，她的容貌，是完全吻合我有記憶以來對母親的形像；我確定了，那個是我的母親。

我狂奔前去拉着她的手；

「媽，我在這兒……」

她被我這一聲呼喚，像清醒過來，連忙雙手合十，喃喃地說着：「謝天謝地，我終於找到我唯一的女兒了！」我見母親的眼眶潮濕，嘴角擠出一道笑痕。這笑，是感謝在烽火中離散後的重逢；這笑，是讚歎母女連心的感應靈驗；這笑，是母女親情的聯繫！我扶着母親再走進那個粥攤，好好的讓母親坐下，然後很自然的對那個伙計說：「來兩碗鷄粥。」

我和母親很像十年沒有見面，不知有多少話要互相傾訴，總之，母親所說的精髓，就是「謝天謝地，慶幸我們母女重逢」，我一面安慰母親

一面慢慢的吃着這頓「宵夜」。我們離開了粥攤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問客棧安頓下來，但是整個鎮上的旅館都已客滿，原來母親和同車的人，是由朋友介紹住進鎮商會裏，難怪我怎樣找也找不着她，那時鎮商會已經人滿了，再也不能多住一個人，我怎好意思擠進去呢？要住宿就只有另想辦法，為此，我和母親在街上遛達了一陣子，看見有一間煙絲店仍未關門，裏面大大小小的一家人仍在談天。我心血來潮，認為這間店舖是可以歇腳的地方，於是鼓起勇氣走了進去，先跟坐在櫃面的老板禮貌的打過招呼，然後「開門見山」的對老板娘說明來意，並請她原諒我的冒昧，求她答應我們借用她的地方休息幾個鐘頭，等到天亮我們就會離去，趕車前進了。老板娘把我這番話轉告老板之後，老板很客氣的含笑對我說：「歡迎歡迎！你們辛苦了，請進裏面來。」他還解釋的說：「助人為快樂之本，國難時期，自己如果有能力就應該幫助別人的啊！」他說完了就吩咐小丫頭倒茶送煙，後來老板娘又吩咐小丫頭燒水給我們洗面；還吩咐小丫頭到別處去睡，將床鋪讓給我們。這一來，我們得到她這樣熱情的招待，萍水相逢難得的深厚人情，真使我感動不已，不知如何致謝他們才好，沒有辦法，只好對他們說了一大堆感謝的話。他們聽了反而客氣起來，老板說：「不必言謝，這是本地人應盡的義務；假如不是國難當頭，恐怕要請你們光臨這個小鎮都不容易啊！」

我對客家人仍保留着中原大族的風度，早就稱讚不已，現在更證明他們既有同情心，又有正

義感，足可以代表我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。那晚住宿的問題解決了，一顆逃難徬徨的心，也就暫時安定下來，我於是又開始計畫第二天的行程了。我和母親在一起，自然不能再乘搭糧政局那個兇狠司機的汽車了，事實上我們沒有多餘的錢，任那個司機去勒索車資，所以決定先到鎮商會去，告訴跟母親同車的那位相熟，我們母女已經會在一起了，多謝她們的關心。原來那幾位好心人到達了龍仙之後，曾經吩咐他們的傭人紛紛出動去尋找我，而且更寫了尋人海報，四處張貼。可惜當我到達的時候，已入夜很久了，在街上只見人頭擁擠，那裏能夠發現海報呢？我謝過她們之後，並告訴她們第二天不用坐她們原來的那部汽車。爲着不坐那部汽車，所以我和母親又跑到停車的地方，要把母親的行李取回。當我正要上車的時候，竟聞到滿車都是酒精的味道，我猜想一定是酒精箱漏了，而泡濕了所有的行李的原故。我不想拿着油燈上車，以免打翻發生危險，就馬上止步退下來。在這進退維谷的當兒，忽然發現一道電筒的光，由遠而近，我心生一計馬上跑到那個拿電筒者的跟前，很客氣的說出我的要求，希望他能借用電筒一下，還請他站着等候三兩分鐘。我匆忙的把母親的舖蓋和箱子取下，就還了電筒，謝過那人。我趕回煙絲店，服侍母親休息之後，又到了方郭仙的住處，把她叫醒，告訴她找到母親的經過，並取回了寄存的行李。

第二天的雞鳴時刻，心情才稍微安定了一點。經過這二十四小時的折磨也够受的了，幸好那時年輕力壯，對身體沒有什麼影響；內心只求能盡爲人子女的責任，就是最大的愉快了！

龍仙有美好的清晨，空氣清新加上鳥語花香，都是十分吸引人的，本地人的好心和好客，都能給人一個十分美好的印象，半日的逗留覺得十分愉快。

清晨，我在街上遇到了幾個舊日省府的同事，爲着要聽取他們的敵情分析，以作行動的準備，所以我來一次「早茶請客」。他們告訴我，省府各廳處都已疏散到這鎮上了，是否決定就留在這鎮上呢？還得看敵人的來勢；「走」或「不走」就得看下同分解了。

吃過早茶之後，他們帶我找到了龍仙疏散站的總指揮、洪科長。洪科長是省府秘書處的第一科科長，是我在省府工作時的舊上司。他告訴我，在十點鐘有保安司令部的物資車，要開往下一站連平縣城，我就此決定坐這一班車先到連平，再作打算。

一車在手萬人叩頭

那天坐的老爺車，走的完全是山路，車子上山的時候非常吃力，司機脾氣太壞，髒話連篇，不是罵這個就是罵那個，全車的乘客只好噤若寒蟬，每個人都爲行車安全而擔心，心裏好不難過。這車只載了半數乘客的車子，真教人納罕，在燃料缺乏的當時，不滿載豈不浪費？要探究它的原因也沒有什麼用，還是留點精神吧！正當我盪目養神的時候，司機的罵聲又起，這一次看出來，是指着我們幾個不是保安司令部的人員而發的。車上有幾個男女青年，是保安政治部的政工隊員，他們也幫腔；其中有一個男的，最可惡，竟指着我罵起來。總之他們的一番話，就是罵我們搭霸王車，又不給車資，罵來罵去就是一個「錢」字。我心中很難過，想起在龍仙的時候，洪科長招呼我們上車，那個司機恭敬謹慎，還幫我們拿行李，對乘客惟恐不周。可是行車到了半路，就一反常態，現出暴戾與猙獰。惡人的嘴面十分可怕，我想跟他理論一番，但是想起戰時的司機，都有一種惡觀念：「一車在手，萬人叩頭。」的情形下，自己不能不把火氣壓下來，我氣得真想下車走路算了，但是眼見母親不能走路，行李又沒法攜帶，怎麼辦？又是只好忍着氣受罵。我想到國家那時的處境，前方將士浴血賣命，這種情形拿來與受司機的氣相比，真是覺得自己太沒有氣量了，頓時暗自好笑，那把想與司機爭吵的無名之火，像淋了一場大雨，熄滅無燼了！

「沉默」是最好自處之道，既可以省氣，又可以養神。母親受他們罵了這麼久，始終沒有出過半句聲，甚至連哼一口氣都沒有，因爲她早已了解「沉默」之道了！

車子爬了幾個坡，忽然停止前進，司機下車來敲打了一陣，正要重新發動馬達的時候，竟被一羣人攔住，他們是幾個大男人和一個五、六歲的小女孩。其中有一個男人跟司機說着話，他們是在要求司機載他們到連平，他們還說他們無法再走了，希望司機同情他們，但是司機一口拒絕了

他們的要求，司機更說了一句最使人反感的話：

「車上空的位置不是留給你們坐的……。」

那個男人聽到這話之後，就用另一種懇求的口吻，要求司機只搭那個小女孩，可是那個司機仍無動於衷，又是一次嚴厲的拒絕。我聽到他們的談話，覺得那個司機實在太不近人情了，心中很激憤，真想跳下車去把那個小女孩抱上車來，關照她到連平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。但是當我想起剛才那個司機罵我的那副兇相，不覺又害怕起來；我再想，自己是泥菩薩過河，還有什麼力量去幫助別人呢？除非我把荷包裏的錢掏給司機，否則就免出主意，我又是忍着氣頹然的坐下來，心中不安之極。

鄉城小店伙舖風光

傍晚，我們抵達連平城，住進了一間伙舖，晚上燈光（燈盞）如豆，更覺得房間昏黑，教人鄉愁油然而生，母親和我都在懷念故鄉的景物，在默默沉思的當兒，忽然見到一個老太婆蹣跚而來，對着我們說起純粹的本地客話，我們一句都聽不懂，只覺得她很和藹可親就是了。後來店老板也進來了，他說那個人是他的姊姊，說她要來看我們這些外鄉人。有老板做翻譯，我們終於打開了話匣子，她說她也是姓陳，那麼姓陳的就是本家了，要我喊她做姑姑。她又親切的安慰我們，不要為這次走離而難過，我們談了一陣子，她就從內衣的口袋裏掏出一包東西，說是要送給我這個遠道而來的姪女，作為見面禮。她要我馬上打開來吃，我謝過了她就的東西打開，原來包着的

是長條形、黑色的東西，我叫不出它的名稱，因為那些東西太像貓屎了，實在教人有點噁心。我馬上對她說，我們剛吃過晚飯，還沒有餓吃不下這些，留着它等到肚子餓的時候再吃吧！

這家伙舖的主人，既熱情又好客，一直問長問短，問曲江的情形和我們逃難的經過，問得我的眼皮快要蓋下來了，倦極欲睡。後來店主走了，他的那位姊姊剛出了房門，又轉回來再對我們說了一大堆話，我聽不懂，只有向她揮揮手，算是道晚安。

母親沒有住過伙舖，一切都覺得很不習慣。我在抗戰幾年來，也走過不少地方，本來對「住」是很隨和的，但是像這樣的伙舖也實在太髒了，我看見床舖上有蝨子爬來爬去，不覺毛骨悚然，只好趕快把原來的被、蓆子、枕頭和蚊帳等通通拿到桌子上，然後換上自己帶來的舖蓋，這一夜才算安頓下來。

隨遇而安是最好的安身之道，我們住在那伙舖裏沒有什麼問題，在飲食方面，兩餐須要「貴客自理」，一般都是住客在他店裏自辦伙食，柴火由店供給，這種辦法很好，吃好吃壞可任人隨心所欲。不過對我來說是前所未見，覺得很新鮮，也許這就是農村伙舖的規矩。我們白天買買菜，燒燒飯，也好打發日子，有事可做就可以減少鄉愁，所以就安心的在伙舖住下來了。

連平中學臨時收容

這個充滿人情味的農村社會，教人易於適應，住了三天就不會有陌生之感，正慶幸居有所；

可是只住了四天，伙舖老板忽然通知我，要我們第二天離開，說是因為別人向他租了這地方來開茶館，第二天就要開始裝修了，老板還向我解釋，說了不少抱歉的話，請我不要誤會。我當然不會怪他，但是「住」的問題再度發生，豈不令人頭痛？！

我從洪科長那裏得知已停課的連平中學，充作收容所，那時仍保留着沒有人借住的房間，為此我就去拜會了該校的連校長，他對我們這羣逃難來的客人表示歡迎，隨即吩咐事務員去打開一間教員宿舍借給我。我和母親二人借住那間大房間，覺得太浪費了，所以就邀了方郭仙的親戚徐伯母（中學同學徐雲屏的母親），和她的兩個同鄉母女二人來同住。那位事務員也真好，先後為我們搬來了三副床板和幾套桌椅，就這樣我們住的問題又再次圓滿解決了。

方郭仙一家人那時也到連連平，最初是借住一間祠堂，後來也搬進連平中學去了。連平中學住了好幾百人吧！熱熱鬧鬧，成了疏散生活的一景。

我住進連平中學幾天之後，就向縣長鄧飛鵬老師那裏謀到一份工作，生活也就跟着安定下來。提起那份工作得來是很偶然的，原來縣府各部門的名額已經爆滿，鄧縣長早已經告訴過我，對我謀職之事已無能為力；但是却接到李主席夫人的電話，要他立刻開辦一間民衆食堂，準備供應逃難者的飲食，就這樣鄧縣長吩咐我負起籌辦的工作，同時又派了兩個事務員負責跑街購買。我對這份工作十分滿意，不管是屬於臨時人員也好，最低級的僱員也好，它既有薪水，又有團體關

照。母親對我的那份低微待遇的打雜工作，更是高興非常，她對事從不苛求，尤其在生活方面更是易於滿足，在艱苦的走難生活中，她仍然能够保持着平靜的心境；她可敬之處就是教我不會因她的不安而自疚，爲此我覺得很開心。

老隆客寓苦度春節

我既然找到了工作，有微薄的收入，就希望有間像樣的居室，起碼要有燒飯和洗澡的地方。後來由朋友介紹，在謝家租了一個房間，又利用公餘時間，辦了開門七件事。那時時序已接近農曆「過年」，無論如何也得爲新年打算一下，希望我們的傳統觀念不至被「走難」有所改變，所以就稍微買了些年貨。心想，像這樣的環境也許可以住一段時期，甚至可以撐到抗戰勝利，怎麼曉得只一瞬目工夫，疏散的通知又下來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爲着疏散的事情和幾個舊同事談論時局，大家的結論都認爲「走爲上着」，因爲我們萬不能跟着縣政府，疏散到本地的山洞裏；尤其我們這羣需要工作的人，更不能躲在山洞裏坐待勝利。那晚回家又帶給母親疏散的壞消息，並且決定第二天的清晨就走。晚上，想着再沒有時間去見都縣長了，只好在燈下修了一封辭職、辭行的信與他，交給房東拜托代爲送去。我早幾天買備的柴、米、油、鹽及年貨等物，只有通通送給房東，她也算公道，就以這貨物來抵償幾天的房租。至於我在縣府做了幾天工作，自然是白做，沒有領到薪水，爲時局影響有什麼辦法呢？

第二天起來，我用最迅速的動作捲起了舖蓋

，別過了房東，又再度奔前程，到達連平中學，會合了方家搭她們的疏散專車。連平對外的公路車，沒有定期班次，所以徐伯母極力幫我把握機會，儘速離開連平。

抵達老隆已是萬家燈火了，當夜住進蔡榮華旅館。老隆可說是東江的一個商埠，市面繁榮，物價低廉，加以東江人的好客，使人有「賓至如歸」之感。我們住的那間小旅館，房租是按月計算的，所花無幾，可惜沒有飯賣，兩餐須要住客自己下廚；或者在住的房間裏，用烤火取暖（那時是嚴冬）的炭爐來弄飯。這樣一來，除了自備柴（燠）米油鹽之外，還要購買炊具，我覺得在住房裏燒飯太不衛生，倒不如上街在飯館吃還省事得多。附近也有幾家飯館，東西不貴，總比曲江上館子實惠得多了，尤其那些雞類，怎樣吃法也比吃豬肉、吃牛肉便宜，這就是農村與城市對食物的價值觀不同和供求各異的關係。我們很高興的每天上館子吃價廉物美的飯菜，可惜到了舊曆年尾二十五以後，街上各飯館和賣吃的都停止營業，全老隆鎮沒有一間例外，到最後我們只得購買炊具，自起爐灶。更有可笑的事情，到了除夕的前一天，街上所有的雞鴨魚肉及蔬菜攤子，一律收市。這一來，沒有做飯的作料供應，自己燒飯也屬枉然。到了大年初一初二，我們只好在街上買些糖果、花生、柿餅等食物來充饑。平時吃魚吃肉吃得太多了，偶然改吃乾糧幾天，這個「一年」亦過得一樂也。因爲本地人過得很快樂，我們爲何不快樂呢？這一切的經過，都是因我忽略了「入境問俗」所至。

廉價食堂客中遇舊

過了元宵節，農村的一切才開始復蘇，這也是農村的一種「以不變應萬變」不受戰時影響的特色，在交通方面，要往外處的公路車也是要過了元宵節才有通行。

二月中旬我和母親到達龍川，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了同學杜紹馨，她邀我搬到她們借住的龍川中學去，遇到了好心人又省了一筆旅館費用，好不開心。其實在龍川的那段日子也過得滿意，因爲有很多文理學院的同學是本地人，他們既熱情又好客，對外來的同學很樂意幫忙，爲此我們舉行過好幾次聚會。我們這羣外來客，因終日無事可做，想忘了逃難之愁，只好逛街及遊覽附近風景區。難怪這個省府臨時駐地的每一處角落，終日都是人頭擁擠，茶樓飯館更是生意興隆，有一間叫做燮梅居的，更是座無虛席。

縣政府的工作做得真不錯，爲着這羣臨時湧來的外鄉人的吃飯問題，開辦了一間廉價食堂，供應早晚兩餐，我和母親當然是顧客了。

那段風雨飄零的日子，在龍川因爲食、住問題都解決了，心情略爲安定一點，怎麼曉得又傳來疏散的消息。我爲着要釘着省府找工作，行動不願落後，所以只得跟着省府播遷。那次興寧之行，是得杜紹馨（杜紹馨的哥哥）幫助，乘搭他們振濟會的汽車前往的。

興寧是東江的大縣，我有很多同學在那裏；巧得很，正當我們下車的時候，就遇上了凌奮武同學，原來他的家就住在車站附近，我們馬上成

了不速之客，被招待住在他家裏。那天正是他家族正月祭祖的日子，在祖祠裏大開筵席，我們母女被請坐上首座，我很爲難，怎樣推辭都沒有辦法，叨了這份光彩使我受窘，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被人擁上首席，頓時面紅耳熱，久久不退，真有手足無措之感。

未到過東江，不知東江的淳樸；未結識客家人朋友，不知客家人的熱情好客。我留在凌家兩天，又要繼續前進，在那時因公路車期不定，所以就只好步行三十里，先到大柘，再等車到埧頭。行期決定，凌君就安排他的嫂嫂爲我們挑行李，我覺得這樣勞動人過意不去，不肯接受。他就向我解釋：「農村婦女，沒有機會賺錢，她也希望得些『外快』。」經他這樣說明我就照辦了。

自從離開曲江母親沒有走過路，這回要她走三十里，也許有點困難；但有什麼辦法呢？只爲不想等那些沒有定期的公路車。途中，我們不斷地休息，想在路亭吃些東西，總是沒有可口的；甚至連茶都買不到，途中的攤子只賣酒，不賣茶。原來走這條路的人，多數是挑貨物的，他們的飲料是以酒當茶，小攤子那裏曉得那時來了兩個不速的茶客呢？母親喝不到茶，喝不到開水，就沒有辦法補充體力，見她走得面紅耳熱，十分辛苦，我心裏很難過。幸而再走了一站，那個飲食攤子竟然有粥出賣，我們高興得大家開懷吃了兩碗。

大柘是興寧至平遠縣城途中的一個大鎮，我們經過的時候，省府只遷來了一小部分，所以街道各地仍然有點清靜的感覺，我們打尖了一刻，

就乘公路車往埧頭了。日落時分，梁佩香同學已在車站等候我們多時了，旋即接我們到她的宿舍住下來。

母病難行求職不遂

四面環山的埧頭，是平遠縣屬的一個小鎮，安謐、平靜、人情深厚是它的特色；尤其物價低廉，給人有安心居住的感覺。我們住了半個月左右，因爲佩香結婚遷出宿舍，我們就有他往之意，雖然她的同事陳小姐，極力留我們住下，不過我們還是走了。過了幾天，我們謝過她的好意，又搭便車到了平遠城。

到平遠城坐的是省銀行運白銀的汽車，所經過的路程全屬山區。上山、下山，大彎小彎，依山而行。山路的險峻跟粵北連縣的秤架山公路相比，恐怕只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我和母親是坐在行李堆上，覺得很不舒服，母親不停的嘔吐，車外的山風又特別強勁，從車窗的一條小縫進來，就會把人吹得頭暈胸悶，這真是一次辛苦之旅。汽車的地板上，平舖了一層一箱箱的白銀，由於過重的關係，行車的姿勢總是教人擔心。途中，有一回要轉一個大彎，車子的一個前輪竟陷了一半在斜坡中，幸而那個蛇仔（隨車小工）眼快，手

腳靈活，在千鈞一髮的當口，跳下車去，用三角木把車子的前輪固定下來，挽救了翻車的惡運；否則我們幾個免費的乘客和司機等，就會一齊被白銀埋葬了。我們驚魂甫定，聽從司機的吩咐，下車步行了一段路，好使車上的重量減輕一點，讓車子能够再度走上正軌。我看見那個駕駛術高明的司機，雖然在颯颯的北風裏，竟汗流滿面，由此可見他的心理負荷是如何的沉重！那次車禍未出，大家能保存生命，心裏一方面多謝上蒼保佑，另一方面祈望那次車程是逃難最後的一次，以後真不想再在山區乘車了。

平遠城，樸素中帶着濃厚的「土氣」，這是它整個的面貌；所有的東江各縣，要算它最「土」。城裏只有一條狹窄的泥路，兩旁的屋宇建築非常矮小，十分簡陋，總之用一個土字來形容它是最恰當不過的了。話又說回來，可喜的是這裏的土人土得很有人情味，而土產也土得價錢便宜，大體而言此地也不失爲逃難者的好住處。我住下來是希望在縣府謀職，可惜進行了一些時日仍沒有眉目，這樣儘管我怎樣喜歡這裏的「土氣」，再住下去也沒有什麼意思了。告別了在中國銀行做事的侄哥，和省銀行的相熟，我們就轉到蕉嶺去。

中外文庫
 之三十三
寸草
悲
 徐櫻女士著
 定價台幣捌拾元
 本書係旅美名女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，思親、懷舊、憶往，至情至文感人至深，附珍貴圖照多幀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
 中外雜誌社帳戶。